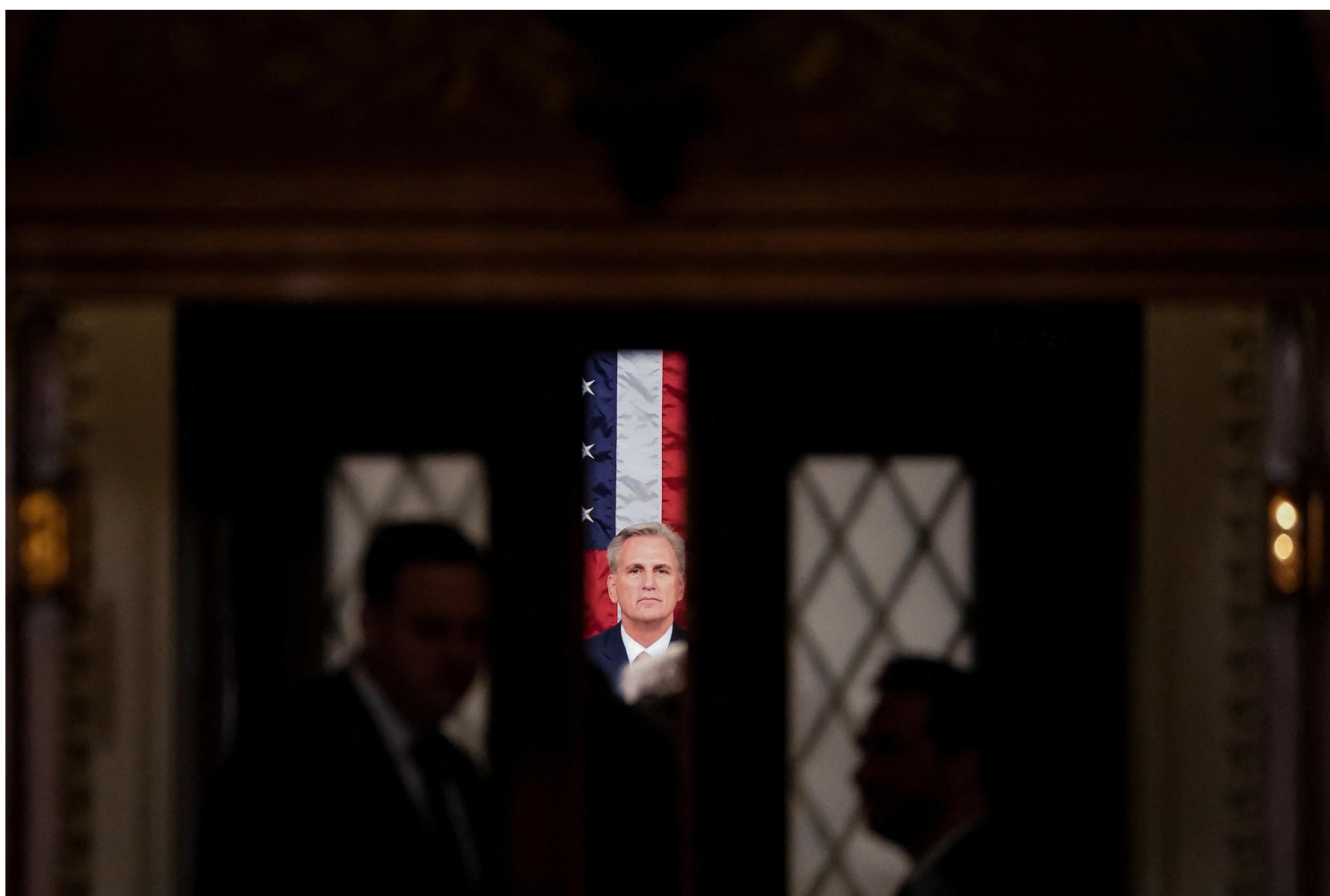


評論 台灣 深度

邱師儀：蔡英文、麥卡錫會面層級，將成中共必須習慣的新常態

中共必須要適應這樣強度的台美互訪；而一旦把動態平衡的戰線拖長，時間就不一定不會站在自由世界的這邊。



2023年2月7日，美國華盛頓，美國總統拜登在發表國情咨文前，美國眾議院議長麥卡錫在眾議院內。攝：Elizabeth Frantz/Reuters/達志影像

邱師儀 | 2023-03-29

麥卡錫 台美關係 蔡英文

[illegible]

【編者按】台灣總統蔡英文民主共榮之旅自29日啟程，去程過境美國紐約、再依序訪問中美洲瓜地馬拉、貝里斯兩友邦，返程過境洛杉磯，期間擬與選區位於加州的眾議院院長麥卡錫會晤。

麥卡錫原預計將於春季造訪台灣，如成行，將是繼佩洛西2022年8月來台後再度訪台的眾院院長，但最終雙方擬在蔡英文總統4月5日過境洛杉磯時與麥卡錫會晤。

麥卡錫如何崛起？其議長之路如何與川普緊密相關？即便麥卡錫此前曾表示他不認為中國可以命令他去哪裡訪問，但共和黨的極右派成員始終質疑麥卡錫不夠「右」。但是，做為選了15輪才選上的「弱勢議長」而言，他是否此後會積極抗中以「補血」，即為關注重點。

對蔡英文而言，除為避免台海情勢升溫，面臨2024台灣總統大選將屆，此次將與麥卡錫的會晤改至美國，又有哪些「暗盤」呢？

（邱師儀，台灣東海大學政治系教授）

記得去（2022）年底美國總統拜登（Joe Biden）與習近平在印尼峇里島的會面中，美中之間一度瀰漫著和解氣息，當時筆者即分析就現階段的美中競爭結構而言，就算拜習是舊識，短期之內可以有些善意互動，但就中長期而言，美中一定是分道揚鑣。而且越接近2024年美國大選，美中之間的衝突將會越來越激烈，甚至不會輸給川普（Donald Trump）時期的美中對峙關係。而拜登極力讓美中競爭不要失控，他一直宣稱要替這個競爭加裝護欄（guardrail）。儘管如此，美中關係從去年開始上上下下，大體而言還是往交惡的方向發展。

先是去年8月的佩洛西（Nancy Pelosi）訪台，中共隨即在台灣海域周遭進行圍島軍演，然後到了去年11月15日在峇里島G20會議中拜習終於見面，這是習近平在中國「一統天下」並開始第三任任期後的一場會議。會議中習似乎有了自信，這時候美中緊張關係稍微和緩，但也沒持續太久。今年初的中國偵蒐氣球出現在美國本土上空，讓拜習關係又立刻變酸，讓布林肯（Antony Blinken）的訪中計畫也因為中國氣球事件而取消。

接下來就是本文要談的主題：蔡英文過境美國、並將與眾院議長麥卡錫（Kevin McCarthy）會面。比起麥卡錫訪台，蔡麥在美國見面是否讓中共反彈小一點，美台雙方還在評估中，但隨即又傳出拜登為了安撫北京，打算讓賀錦麗（Kamala Harris）訪中。

近幾個禮拜，在美中對峙、台灣偏向美國的現況下，先是傳出太平洋小島國家密克羅尼西亞（Federated States of Micronesia）倒向台灣，將與中國的建交關係改向與台灣建交。本月26日，與台灣建交83年的宏都拉斯與台灣斷交，可以看出中共在蔡麥會之前所祭出的懲罰手段。

目前拜登對於「對中硬軟交錯」的策略看似是滿意的，至少去年11月的期中選舉，在通膨失控引發民怨而導致拜登民調低迷的情況下，結果還是比預期的好，至少民主黨仍控制了參議院。儘管在2021年7月美軍匆促撤出阿富汗，眼睜睜地看著塔利班進駐，讓拜登的軟弱外交飽受批評，但選民似乎也還沒急著要用力地懲罰拜登。

而拜登這種軟硬兼施圍堵中國的手法，不管是截斷包括台積電等可能提供給中國的晶片；或者是聯合美日印澳菲等盟友對中國的圍堵——尤其是軍事圍堵，包括聯合軍演，也包括在接下來幾年將第三海軍陸戰隊陸戰團（Marine Littoral Regiment）移防至日本等——或者在經濟上大幅降低美國及盟友對中國的原料依賴，譬如製

作鋰電池的鋰，也加速讓西方國家的企業都遷出中國等。換言之，拜登要扯斷中國的紅色供應鏈，這些目前看起來都很成功。

以上這些描述皆為民主黨、行政部門與拜登這一端的對中動態，然而在共和黨、立法部門與麥卡錫這一端也不遑多讓。



2019年1月4日，華盛頓特區白宮玫瑰園，總統特朗普與眾議員麥卡錫一起發表講話。攝：Alex Wong/Getty Images

麥卡錫的議長之路與川普緊密相關

麥卡錫骨子裡可能頂多就是中庸右，是比較偏照顧國內中小企業主的那種右，中國議題對他來說也許過去真的不在雷達搜尋範圍之內。

出生於1965年的麥卡錫，是一個中產階級家庭三個孩子中的老么，母親是家庭主婦，父親則是助理消防局長。他在加州中南部大城貝克斯菲爾德（College Heights）長大。麥卡錫高中畢業後讀了一陣子的社區大學。同時他也在洛杉磯拍賣場買了一台汽車，翻新後再出售，賺了一些錢。

1984時年僅20歲的他買了一張樂透彩，中了5,000美元。此事是外界在談起麥卡錫從政之路時最常提到的故事。麥卡錫將獲得的獎金拿來玩股票，又賺了錢，然後買下一間原本是叔叔擁有的小店，名為Kevin O's Deli。賺了錢的麥卡錫感受到資本市場的魅力，選擇從大學休學。這一段生命經歷對麥卡錫來說至關重要，也讓他往後來踏

踐的天下勁敵又對其半中帶西的壓力，選擇從八子中子，但一校工即經此對天下勁不既主開里女，已散他任改不阻上從政生涯後時常提到中小企業為美國社會的基石。

一直到1985年，麥卡錫才又賣掉公司，並回到學校把大學學歷完成，1994年再從加州州立大學克斯菲爾德分校（California State University, Bakersfield）拿到商業管理碩士。他在學校中認識了共和黨眾議員湯瑪士（Bill Thomas），從那時候開始，麥卡錫即擔任湯瑪士的議員助理，一直到2006年湯瑪士退休為止。麥卡錫接替他的老闆投入原選區，初啼試聲就獲得逾七成選票當選。從2006年至2020年，麥一直都順利連任。從政之路上，麥卡錫跟隨前輩、2001年即當選維吉尼亞州眾議員的康特（Eric Cantor）。

就當2010年茶黨運動爆發，共和黨控制了眾院多數，而康特也當選共和黨多數黨領袖（議長是貝納[John Boehner]），麥卡錫跟著擔任多數黨黨鞭。2014年麥卡錫升任為眾院多數黨領袖，並開始有競選議長的野心，但在2016年麥疑似有婚外情而被黨內保守派質疑。同時，由於「[利比亞班加西美國外交官遭殺害事件](#)」，黨內也開始鬥爭麥卡錫，最終2016年由萊恩（Paul Ryan）擔任議長。

川普入主白宮之後，萊恩議長與川普的關係不睦，但麥卡錫很快變成川普的戰友，替川普辯護了許多關鍵作為，包括2016年總統大選時，麥主張俄國並未以假訊息介入川普與希拉蕊（Hillary Clinton）之間的選戰等。麥卡錫作為川粉議員的一員，關係維持的不錯，要一直到2021年1月6日川粉火攻國會後，他告訴共和黨同僚他希望川普承認敗選，麥川關係才開始變酸。

當麥卡錫在時任民主黨議長佩洛西成立委員會調查川粉火攻國會時，提出兩個加入該委員會的共和黨人選，但都被佩洛西拒絕，麥當時認為這是奇恥大辱，並宣布共和黨全面退出該委員會的調查。整件事情還衍生出兩個反川的建制派共和黨眾議員金辛格（Adam Kinzinger）與錢尼（Liz Cheney），因為不聽從麥的指揮而遭到共和黨中央拔除黨職。然而，當時川普對於麥下令「共和黨全部退出的決定」並不領情，還批評就是因為調查委員會中沒有共和黨的聲音，才會導致後來的調查結果對川普不利。

[2022年期中選舉](#)之後，共和黨雖未如預期拿下參眾兩院，但還是拿下眾院多數。麥卡錫見選議長的時機成熟了，儘管在分裂的共和黨內部，有不少共和黨眾議員並不支持麥。2023年1月，麥正式由共和黨推薦參選議長，但經過15輪折騰的投票才勉強當選，當時原本有20位來自於「自由黨團」（freedom caucus）極右派的共和黨員不支持麥。經過14輪投票，最終在六位原本反對麥卡錫的共和黨員投下了「出席但棄權」票（present）後，才降低了麥卡錫的當選門檻，讓他勉強過關。

麥卡錫是自1923年以來首位第一輪投票沒有贏得議長寶座的議長候選人，也是自1859年以來議長選到最多輪的議長候選人，1859年那次議長共選了44輪。此外，這個窘境也是因為共和黨雖然贏得眾院，但贏得不夠多。新任的118屆國會（2023至2025年），共和黨有222席，民主黨小輸還有212席，另加一席出缺。最終麥卡錫卡關的原因，還是因川普而起，極右眾議員認為麥卡錫不夠右，不夠支持小政府與低稅率，甚至在川粉火攻國會的事件上，還曾經主張要舉辦聽證會調查川普。





2023年3月10日，美國華盛頓，眾議院議長麥卡錫在美國國會大廈舉辦法案登記儀式。攝：Evelyn Hockstein/Reuters/達志影像

培養麥卡錫抗中的土壤

從台灣人的觀點來看，就算麥卡錫本身可能並非真誠抗中，但培養他抗中的土壤會讓他抗中越來越認真，尤其選了15輪才選上議長，他無疑是一個弱勢議長。

比起已經抗中幾十年的前議長佩洛西，麥卡錫比較找不到早期的抗中軌跡。整體來看，麥卡錫抗中的工具性較強，抗中可以讓他看起來像個川粉，也許可以安撫部分自由黨團極右的共和黨議員。

麥卡錫在2016年之前，幾乎沒有什麼反中提案或發言紀錄，外界對於麥卡錫最有印象的反中發言，是在2022年7月26日於佩洛西8月2日訪台前所說：「如果將來我當選議長，我也會樂意訪問台灣。」而在議長選舉時，麥最後能夠勉強選上的原因之一，是他對極右的共和黨同僚保證，他當選後一定會成立打擊中共的特別委員會。

誠然，自由黨團的創立者、來自於俄亥俄州的眾議員喬丹（Jim Jordan），即是反中到一個新境界的頭號大將。他於2022年提出「武漢肺炎病毒源於武漢實驗室，但白宮首席防疫專家佛奇（Anthony Fauci）知情卻隱瞞」，各界一般稱喬丹的論述為「佛奇中國陰謀論」（Fauci-China conspiracy）。麥卡錫為了答應喬丹對於抗中會做點什麼，上任後第一個動作即任命由威斯康辛州來的眾議員蓋拉格（Mike Gallagher）成立「中國特別委員會」，雖然國會兩黨抗中的大方向的確有共識，但仍有三分之一的民主黨員反對這個委員會的設立。這裡涉及到黨派間的算計，對於民主黨來說，共和黨操縱反中的手法太過激也太有目的性，包括這個委員會是否又要搞「佛奇中國陰謀論」來鬥爭民主黨？是否也想藉由這個委員，將美國人對於川普指使國會暴亂的責任注意力轉移到中國身上？

或者，民主黨害怕的其實是：麥卡錫與共和黨眾議員如果把抗中搞得有聲有色，可能就能奪去拜登政府對中政策的主導權，譬如拜登當局對於全盤禁「字節跳動」（ByteDance）產品TikTok仍有遲疑，但對於蓋拉格來說，

早已準備了幾套要把字節跳動趕出美國的立法方案。

然而，對於更為左傾的激進派民主黨參眾議員來說，他們其實想要有自己的外交政策論述，一個不同於圍堵崛起中的中國與協助烏克蘭對抗普丁的外交主軸；就這兩個美國人最熟知的議題而言，共和黨的確表現得比民主黨好。

另一方面，對於共和黨來說，他們也時常嫌棄民主黨對中軟弱，甚至姑息中共迫害人權的紀錄。去年蓋拉格就批評拜登在G20峰會上，錯失了一個就台灣問題對習近平施壓的絕佳機會；也指控當中國正在備戰，行政當局卻給美國民眾一種「美國還是很安全」的錯誤認知。

回到激進民主黨參眾議員，那到底什麼是他們自己想要另闢蹊徑的外交議題？非常弔詭的是在這塊上面，他們的論述恰恰與極右派共和黨員有重疊，英文成為「兩群在意識形態上迥異卻願意同床的夥伴」(strange bedfellows)，那就是他們都想要「削減海外軍事預算」。

「激進左」主張，如果美國不斷的提高海外軍事預算而導致美國軍國主義橫行，那就肥了那些本來就已經很猖狂的國會遊說團體與軍火商。激進左與相關媒體甚至揶揄麥卡錫當選議長，是1950年代麥卡錫反共主義的復辟，現在美國正處於「麥卡錫主義2.0」時代。因此，激進左與極右參眾議員都在督促拜登，美國在烏克蘭身上花了太多錢，同時這兩群人也不想要再援助沙烏地阿拉伯打葉門。這類的激進左包括如紐約州參議員華倫（Elizabeth Warren）與康乃迪克州莫非（Chris Murphy），而這類的「極右派」則包括俄亥俄州參議員凡斯（J. D. Vance）。

總之，這兩種完全不相容的意識形態卻都有美國建國以來非常常見的「外交孤立主義」思想。反而是「中庸左」的民主黨員對於中國還願意保持圍堵，對於普丁還願意投入資源制裁，而這些「中庸左」剛好就是總統拜登、國務卿布林肯與國安顧問蘇利文等人。

讀到這裡，有人可能會好奇：前面提及自由黨團的極右共和黨員如喬丹仍舊反中，但為何這一類人同時又想要外交孤立，可能不想在台灣身上投資軍事資源以抗中？這的確是這一派人很矛盾的地方，但也可以說他們其實不矛盾。矛盾是因為美國如果不投入資源，其實圍中抗俄最後頂多是口惠而實不至；但不矛盾的是，極右共和黨員有時就像是川普的一邊腦，他們想要了解萬惡的共產黨，所以先成立特別委員會來研究研究，他們可以藉由召開聽證會、蒐集情資徹底了解中共之後，最後縮回美國本土把大門深鎖、安全顧好就好。

也可以說，對於抗中議題，其實極右派內部的處理方式是有分歧的，但極右派對於縮減聯邦政府的支出（包括軍費支出）絕對有共識，不但有共識且是從2010年茶黨運動以來全力在推動的國家發展方向。至於麥卡錫，也許因為大張旗鼓抗中比較能夠吸引媒體注意，在政治宣傳上也很直觀，所以麥卡錫比較偏向會投入資源抗中的那種保守派。其實從十年前麥想在眾院共和黨團往上爬開始，真正的極右派成員就一直質疑麥卡錫不夠右，更稱不上誠懇，因此麥卡錫骨子裡可能頂多就是中庸右，是比較偏照顧國內中小企業主的那種右，中國議題對他來說也許過去真的不在雷達搜尋範圍之內。

至於麥卡錫任命為特別委員會的蓋拉格，年僅39歲並且有國際關係的博士學位，其抗中思想是有一套理論體系的，抗中的經驗也比起麥卡錫深且完整，蓋拉格2017年時才初任眾議員，就已經有不少反中的提案與言論紀錄了。因此從台灣人的觀點來看，就算麥卡錫本身可能並非真誠抗中，但培養他抗中的土壤會讓他抗中越來越認真，尤其選了15輪才選上議長，他無疑是一個弱勢議長。因此，為了要提高他的路線純粹度，他會用各種可能的手段來幫自己「補血」。換言之，麥卡錫抗中在順風向時，他可能會用的「超級用力」。



2022年8月3日，台北，美國眾議院議長佩洛西拜訪台灣立法院。攝：陳焯輝/端傳媒

蔡麥會的暗盤

2022年期中選舉民進黨潰敗，但在南投立委補選中民進黨竟然贏得了艱困選區的勝利，其實說明了台灣現在的主流民意，對於蔡親美抗中的路線仍舊是認可的。

因此，日前才会有消息傳出，其實麥卡錫是想親自造訪台灣，尤其2024年他除了自己需要競選連任之外，他還要確保共和黨能夠至少保住眾院多數，這樣他才有機會繼續做議長。但可能是蔡英文方面對於在台灣進行蔡麥會有疑慮，因此與麥溝通獲得先不訪台的共識。

就蔡而言，考量去年佩洛西訪台後中共的大規模軍演，麥的訪台可能引起更大規模的軍演，進而對民進黨、尤其是賴清德未來的總統大選選情不利。整體來說，2022年期中選舉民進黨潰敗，但在南投立委補選中民進黨竟然贏得了艱困選區的勝利，其實說明了台灣現在的主流民意，對於蔡親美抗中的路線仍舊是認可的。

南投補選選前，南投市街上隨處可見「票投民進黨，孩子上戰場」的布條，但國民黨的林明溱最後還是輸掉，也說明了這種在2000年大選前夕對於前總統陳水扁曾經使用過的「恐懼訴求」，對於年輕一代、教育程度較高、有國際移動經驗的選民來說是無用的。同時，國民黨所打的恐懼牌，甚至也可能動員中產階級選民回家把票投給民進黨。

但蔡及其策士大概也清楚，2022年民進黨的大敗，就是輸在民進黨的硬拗，不管從林智堅的論文案、民進黨自己也檢討的側翼橫行，或者是疫苗供給與宣傳之間的落差等，看的出來民進黨都是敗在過度宣傳；偏偏這是民進黨過去一直以來的強項，但用過頭反而遭致反感。另一方面，在2022年的選舉當中，國民黨的票數事實上並沒成長。換言之，民進黨是敗給自己，但國民黨也沒有贏。因此2024年大選也不是侯友宜或非綠陣營的誰出來就穩贏。

同樣的，選民也不會喜歡看到民進黨把台美的緊密合作，操作成極大化的台海緊張關係。雖然很多台灣民眾不是很確定如果中共入侵，美國會幫台灣幫到何種程度，但中共這幾十年來的文攻武嚇，其實也讓台灣人演化成「處變不驚」與「看事辦事」的心態。因此加加減減下來，蔡的親美抗中牌，在2024年大選之前，力道要打得剛剛好。蔡英文與麥卡錫在美國見面，力道就會是剛剛好，兩人見面後中共必然會有軍事反應，但是該反應是否會高於佩洛西訪台後的那種規模，機率大概不高。



2023年3月27日，總統蔡英文接見捷克眾議院議長艾達莫娃訪問團。圖：總統府提供

蔡麥美國會面威力更甚於麥訪台？

蔡麥在美國會面的行程也不排除有意外發展，讓這次的蔡麥會不僅超越佩洛西來台的意義與效應，甚至為蔡英文個人留下歷史定位：那就是蔡英文在美國國會山莊發表演說。

實際上，蔡麥在美國會面的行程也不排除有意外發展，讓這次的蔡麥會不僅超越佩洛西來台的意義與效應，甚至為蔡英文個人留下歷史定位：那就是蔡英文在美國國會山莊發表演說。這樣的可能性雖然比起蔡麥樸實、低調見面小的很多，但是如果發生的話，那蔡英文彷彿就變成另一個澤連斯基。

對於麥卡錫來說，他允許蔡這樣做的成本很低。橫豎他都已經沒訪台（但不代表未來不會訪台），而且蔡已經在美國。如果會面的地點不是加州雷根圖書館或者是在麥卡錫加州的選區，而是在國會山莊，並對參眾議員發表演說，那等於是打破幾十年來台灣行政官員不得入華府的美中默契，更不用說此人是現任台灣總統。如果局勢如此發展，中國軍演的力道不會遜於佩洛西來訪那次，但可能也宣告美軍親自介入台海衝突的時間點就近了。這是各方博弈並獲取台美中政治人物各自利益的一齣劇碼。

於此情形下，以中方現有的軍事實力，考量美國航艦甚至後續更直接軍援台灣的動作，北京頂多就是再創更高強度的軍事對峙，共機更頻繁擾台、演習規模更大、或者距離台灣更緊迫等，但是，就僅此而已。

中共所能寄望的還是只能快轉到2027年——那個宣稱中美軍力即將扭轉的一年——但中共到2027年之前會進步，難道美日印澳甚至菲律賓就不會？因此，只要中國的軍力無法完全駁倒美國軍力的一天，美中的動態平衡就會維持一天，甚至美國盟友對中的圍堵與軟硬兼施的態勢就會維持一天。而台灣在這樣看似危險但卻鬥而不破的壓力之下，可望繼續維繫安全。這的確是身為台灣人的辛苦與宿命，但也告訴台灣人，精實的徵兵制與強化戰備整備不再只是口號，而是必須被落實的救命丹。

退一步來說，如果蔡英文與麥卡錫的會面，就選擇在加州，或者是那個2018年時蔡其實已經去過並發表演講的雷根圖書館，並定調為過境外交，基本上中共的後續反應就可以被預期。甚至如果循1997年金瑞契（Newt Gingrich）議長訪台之前先訪中的手法，最後中共也接受了拜登派賀錦麗的訪中，並讓賀錦麗由低階的中共官員接待羞辱並發洩一翻，如此一來便能保住北京高層的面子，這種中國人「飯可以不吃、但臉不能不要」的文化底蘊，反而是拜登每次強化對台關係後可以讓中共勉強接受的破口。

中長期而言，中共似乎就必須要適應這樣強度的台美互訪；而一旦把動態平衡的戰線拖長，時間就不一定不會站在自由世界的這邊。